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四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八六五五次会议

2019年10月31日星期四下午3时20分举行

纽约

主席:	马特基拉先生/马布洪霍先生	(南非)
	比利时	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先生
	中国	吴海涛先生
	科特迪瓦	莫里科先生
	多米尼加共和国	特鲁略尔斯·亚布拉先生
	赤道几内亚	梅莱·科利法夫人
	法国	盖冈夫人
	德国	霍伊斯根先生
	印度尼西亚	斯伊哈伯先生
	科威特	萨巴赫先生
	秘鲁	杜克洛先生
	波兰	弗罗内茨卡女士
	俄罗斯联邦	涅边贾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克莱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巴尔金先生

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第1160(1998)、1199(1998)、1203(1998)、1239(1999)和1244(1999)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S/2019/797)

19-34418 (C)







下午3时2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安全理事会第1160（1998）、1199（1998）、1203（1998）、1239（1999）和1244（1999）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S/2019/797）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塞尔维亚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我代表安理会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阁下。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弗洛拉·奇塔库女士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9/797，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

我现在请塔宁先生发言。

塔宁先生（以英语发言）：科索沃10月6日提前举行大选，让人民有机会从包括343名妇女在内的1067名议会候选人中选出自己的代表，这给科索沃政治格局带来了12年来最重大的变化。请允许我就这次自2010年以来投票率最高的选举发表一些看法。决定举行临时选举的时候，正值内部政治分裂，与执政联盟的团结破裂，最重要的是公众认为无力兑现对科索沃人民的承诺。初步结果显示反对党自决运动党和科索沃民主联盟获胜。两党目前正在探索联合执政的选项。

大多数选民决定支持与过去领导人的背景或愿景不同的非常规政治候选人，表明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最近科索沃塞族占多数地区的选举投票率创下新高，证实了该族群积极参与科索沃选举的趋势。塞族名单党可能会成为科索沃塞族议会团体在立法机构中的唯一代表。总体而言，选举得到了国际观察员的积极评价，但科索沃塞族占多数地区的竞选筹资、恐吓和选民压力等挑战也得到了突显。

在妇女参政方面，这次选举标志着科索沃的一个主要政党首次提名一名妇女为总理候选人。其他令人鼓舞的迹象包括：关于在政府中促进性别均等的竞选承诺以及年轻选民的高投票率。

我仍然希望，新领导层能够利用选举产生的势头，通过推进法治、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以及解决失业问题，履行对人民的承诺。国际社会也期望新领导人申明其对与贝尔格莱德举行谈判的承诺，并确保为对话消除障碍。应特别努力确保政治言论和行动有利于在谈判停滞一年后恢复对话并取得进展。

我欢迎许多国际行为体不断努力为政治对话注入新的势头。虽然我相信，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协议只有在采取负责任行动和地方主导该进程的基础上才能持久，但在科索沃过渡期间，国际社会也必须团结一致，坚定支持达成一项可行的协议。我要谈到6月10日上一次科索沃问题辩论会中提出的一个问题（见S/PV.8541）。

安理会知道，5月28日，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两名工作人员被科索沃警方逮捕。逮捕发生在一次针对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的警方行动中。正如我6月10日告诉安理会的那样，科索沃特派团完全支持科索沃各机构打击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的努力。

我谨回顾，两名工作人员在被捕时遭到了毒打和受重伤。他们继而被拘留，后来被释放。此外，对两名工作人员提起了刑事诉讼，包括对其中一人举行了羁押听讯。为了查明事实，我成立了一个调

查小组，由科索沃特派团以外具有广泛调查和法律专长的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组成。

该小组进行了彻底调查，采访了50多名证人，并审查了照片、视频和文件证据。国际伙伴和科索沃机构，包括科索沃警察，配合了调查。调查组现已向我提交了报告。事实如下。

调查组没有发现任何支持对两名科索沃特派团工作人员提出不当行为指控的证据。该小组证实，他们被捕时都在执行公务。尽管他们清楚地表明自己是联合国工作人员，但还是遭逮捕和拘留。该小组发现了科索沃警察过度使用武力的大量证据：Krasnoshchekov先生的头骨背部和侧面、颧骨和上颌骨骨折，被评估为具有急性压力和焦虑相关的抑郁反应。迪莫维奇先生头部和胸部多处挫伤和皮肤擦伤，此外还有双耳听力损失和鼻中隔偏曲。他也被诊断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未经联合国事先授权，科索沃警察驾驶并保留了一辆科索沃特派团的汽车，并对科索沃特派团拥有的一部电话和两张SIM卡进行了法证检查。科索沃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期间遭到逮捕和拘留，并对他们提起刑事诉讼，明显侵犯了他们的逮捕、拘留和法律诉讼豁免权。过度使用武力、干涉特派团财产和继续对工作人员提起刑事诉讼，显然违反了适用的法律框架，包括第1244（1999）号决议、科索沃特派团条例和国际人权法标准。

还宣布国际工作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这一概念不适用于联合国人员。这些行动是不可接受的，应该受到谴责。因此，必须立即终止对这两名工作人员的所有正在进行的刑事诉讼。联合国人员的地位、特权和豁免必须在任何时候都得到充分尊重。科索沃当局应对参与该事件的科索沃警察进行调查，以确保适当的问责制，科索沃各机构应采取步骤，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最近几天，科索沃特派团与科索沃当局就调查结果进行了接触。我高兴地报告，讨论一直本着积极的精神进行。只要安理会维持在科索沃的国际存在的任务，我就期待科索沃机构和科索沃特派团在相互充分尊重的情况下运作。我们感到自豪的是，科索沃特派团在组建科索沃警察和司法机构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我们希望他们打算解决行动中的任何失误，并按照国际规范和标准行事。

在推进我们的任务时，我们继续促进法治和人权，其中一个基本要素是每个人都能诉诸司法。科索沃特派团资助的法律援助中心向弱势群体提供免费法律援助。为了支持科索沃全境的法院基础设施，我们继续协助调查科索沃北部司法机构的整合情况。此外，我们还协助科索沃北部地方当局在该地区为性别暴力幸存者建立第一个庇护所。我们还启动了一个平台，将科索沃各地的民间社会组织聚集在一起，赋予人们宣传以及在基层监测其基本权利的权能。

建立信任框架仍然是我们愿景的核心内容，特派团在此框架内进一步支持语言权利，并推进与科索沃语言专员和国际移民组织的合作。我们聘请了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的语言专家编写自1984年以来的第一部阿文-塞文词典，该词典可在网上查阅。

今天是安理会通过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2000）号决议19周年。借此机会，我要强调建立包容性别和反应灵敏的政治进程的重要性。我们的特派团继续通过具体项目，支持妇女领导人和包括妇女署和欧洲联盟在内的国际伙伴的这方面努力。

我谨重申，秘书长呼吁通过向为支持科索沃阿什卡利、埃及和罗姆社区而设立的联合国信托基金捐款，向科索沃最脆弱的社区提供援助。我欢迎今年早些时候对信托基金的初步捐款。然而，我敦促提供更多捐助，以便能够对受影响社区的迫切需求作出有意义的反应。

随着联合国75周年的临近，我们想起了“我联合国人民”的至关重要意义。《联合国宪章》的前几个字提醒我们，各国政府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重要工作只有建立在牢固的社会基础上才能持久。我们创始人的这一愿景激励了科索沃特派团的工作。

我谨对安全理事会的持续参与和对我们特派团的持续支持深表感谢。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塔宁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阁下发言。

达契奇先生（塞尔维亚）（以塞尔维亚语发言；代表团提供英文口译）：七年以来，我一直参加安全理事会的会议。这是我第二十二次发言。令人遗憾的是，这是我第二十二次不得不指出，科索沃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帮助塞族人和其他非阿族人在那里过上体面的生活。因此，我的责任是继续代表20多年来那些呼声没有被听到、权利没有得到尊重以及无法返回家园的人发言。

在座有些人可能记得，“先标准后地位”这句话在安全理事会使用了多年。在所谓的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之后，尊重人权和法治的标准突然从安理会的审议工作中消失了。今天，标准是一个罕见的话题，因为总的来说，本机关的大多数讨论都集中在实现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问题所谓持久解决的必要性上。然而，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不能让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人民受制于我们尚未找到的解决办法。

即使在达成任何协议之前，也必须确保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人民的人身安全、行动自由、就业和财产权、回返权、宗教自由以及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格拉日代瓦茨、奥拉霍瓦茨、克利纳、Mušutište、祖宾波托克和Zvezdan的普通百姓没有时间等待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需要过自己的日子。不幸的是，同其他地方一样，寻求解决冲突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短期过程。

六年前，我以总理身份签署的《布鲁塞尔协定》或许是一线希望。该协定是艰难谈判和更艰难政治决定的结果。这表明我国愿意作出妥协，我们执行《协定》证明我们仍然愿意这样做。正因为如此，我可以可信地说，科索沃人民绝不能受制于普里什蒂纳突发奇想的、旨在破坏继续对话的单方面行动。

请允许我说清楚。只要条件合适，塞尔维亚愿意从明天就开始恢复谈判。请让我提醒安理会，去年11月，普里什蒂纳决定把塞尔维亚中部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货物的关税提高100%。这项决定是在所谓的科索沃试图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失败后作出的。在此情况下，两周前，普里什蒂纳放弃了又一次试图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之举，我现在想知道决定提高关税的目的是什么，这样做有什么正当理由？

普里什蒂纳没有恢复两年来一直未能举行的对话，反而在第一次申请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失败仅两个月后又提交了新申请。在本月早些时候于圣地亚哥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大会上，它认识到申请将面临更大挫败，于是在审议一开始时就决定撤回申请。在大会开始前，我与82名外交部长进行了交谈，其中许多人根本不支持科索沃的行动，而是瞧不起这些行动。

我要再次强调，自布鲁塞尔对话开始以来，塞尔维亚一直坚持认为，所有问题，包括加入国际组织的问题，都应成为谈判的内容。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参与区域论坛的问题通过对话和相互可以接受的协议得以建设性解决，有力证明了在协商基础上解决所有问题的优势。这些非法措施造成的损失接近数亿美元，而且金额每天都在增加。

请允许我指出，试图让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对对话破裂负同等责任，并且解释说关税决定针对的是塞尔维亚开展的所谓不承认科索沃运动，这毫无道理，并且是不可接受的。塞尔维亚在这方面采取行动，是由于所谓的科索沃自单方面宣布独立以来发起了争取承认运动，并且得到了某些安理会成员全心全意的协助。因此，如果安理会成员呼吁

塞尔维亚停止我们的行动，它们也应当呼吁普里什蒂纳停止其游说，而且它们自己也应当停止游说。

当它们要求塞尔维亚停止活动时，所谓的科索沃的代表却正在全世界就承认科索沃独立一事与阿尔巴尼亚外交官携手合作。当安理会要求塞尔维亚停止活动时，伊斯兰合作组织却呼吁所有穆斯林国家承认所谓的科索沃。当安理会要求塞尔维亚停止活动时，美国和联合王国代表却在几乎每次安全理事会会议上都呼吁会员国承认所谓科索沃的独立。我们可能是一个小国，但我们并不傻。

请允许我提醒那些声称我们开展的活动以及5个国家撤回对所谓科索沃的承认破坏了对话的人，有25个国家在2012年谈判启动后承认了单方面宣布的独立在，而塞尔维亚一直在参与对话，尽管普里什蒂纳拒绝履行《布鲁塞尔协定》规定的义务。安理会怎么能说撤回承认破坏了对话？即便普里什蒂纳六年多以来拒绝履行《布鲁塞尔协定》规定的义务，包括未能建立塞族市镇共同体，但塞尔维亚继续进行对话。事实上，中止对话的不是塞尔维亚。

我要再说一遍：贸易封锁在当今世界几乎闻所未闻。我们只能希望，普里什蒂纳将认识到，如果不与塞尔维亚达成协议，它将一事无成，单方面行为会削弱实现解决的可能性，此外，除对话之外别无选择。塞尔维亚方面已为恢复对话作好准备。

请允许我谈一谈最近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举行的大选。选举前，塞尔维亚警告说，选举活动会被用于针对塞族人的政治和其它宣传目的。遗憾的是，结果正是这样。塞族人遭袭击，他们的圣地遭破坏，还发生诸多挑衅行为。然而，尽管发生了这些事件，尽管存在行政障碍，例如，与在以往选举中允许使用塞尔维亚语文件不同，本次选举过程禁止使用塞尔维亚语文件，塞族官员被禁止进入各个省份，此外还有其他禁令，但塞族人仍然参加了选举，得以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生存并奋力争取自己的未来。

我们看到，普里什蒂纳对选举结果并不满意。选举后的几天里，它再次试图将水搅混水，捏造了不少故事和事件，包括指称科索沃中央选举委员会成员因接触从塞尔维亚中部带来的选举材料而中毒。这场闹剧令人想起法医调查电视连续剧，一个接一个的调查人员戴着外科口罩，穿着防护服，仿佛发生了埃博拉或天花瘟疫，普里什蒂纳对据称受感染的人进行了血液检测，但结果表明并没有发生中毒事件。要说瘟疫，那只有普里什蒂纳制造的谎言这场瘟疫。这种操纵过去或许挺灵，但这一次，国际社会肯定会识破普里什蒂纳的真实意图，并予以揭穿。

问题很简单：要么发生了中毒，要么没有。普里什蒂纳的医生已经证实没有发生中毒事件。那么，当投票工作人员清点塞族人的选票时，他们为什么穿着关于埃博拉病毒的电视节目中演员穿的那种太空服或什么服装呢？这算是对塞族选民的种族歧视？我们要求给一个答案。阿族人在塞尔维亚投票时，应该像在科索沃清点塞族人投票那样来进行计票吗？这就是安全理事会通过支持科索沃要争取建立的民主和民主社会吗？

所谓科索沃的新领导人阿尔宾•库尔蒂的崛起颇能说明该地及其社会的状况，此人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一直主张建立一个大阿尔巴尼亚。人们看到，他以最高票胜选后举着阿尔巴尼亚国旗，而不是所谓科索沃的国旗。他想通过挥舞阿尔巴科尼亚而非科索沃的旗帜，当上所谓科索沃的新总理。

因此，我们要问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安全理事会某些国家的外交官以此为背景拍照，这是否意味着外交人士赞同他们的意图呢？多年来，安理会成员声称塞尔维亚破坏了科索沃的领土完整。但是，安理会却有代表在普里什蒂纳，在阿尔巴尼亚国旗前与否定科索沃领土完整的新当选总理合影。在这张照片中，所谓的科索沃国旗在哪里？安理会成员为什么对此保持沉默？他们下次访问我国时，如果我在塞族共和国的旗帜下接待他们，会发生什么？他们会像现在这样保持沉默吗？

我想请安理会提醒一些外交官，他们是驻普里什蒂纳大使，而不是驻地拉那大使。我被置于一个非常难堪的境地。所谓科索沃的领土完整将很难维护，因为将出任科索沃下一任总理的阿尔宾·库尔蒂不想与塞族名单党谈判，而塞族名单党赢得了议会选举，是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塞族人的合法代表。一位总理怎能因选举结果不合其心意就拒绝接受？一旦他掌权之后，迄今达成的所有协议将被重新审查，他还宣布《布鲁塞尔协定》最重要的部分——建立一个塞族社区——是一纸空文。

阿尔宾·库尔蒂的言论近来变得越来越刺耳。他说他将要求塞尔维亚给予战争赔偿，满足科索沃提出的资金索偿。或许他并不了解，塞尔维亚已经在偿还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借贷人获得的近10亿美元贷款所产生的债务。如果科索沃如它自己声称的那样，是一个独立国家，那它为何不偿还自己的债务？

所有这些言行适得其反，丝毫不利于营造必要气氛，也不利于克服现有分歧或建立族群间信任。我坚信，所有反对对话的人都是执意给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族人与阿族人这双方都造成损害。我希望新政府成立之后，普里什蒂纳将取消关税，并为举行对话和以和平、折衷方式解决一切未决问题创造有利条件。我还希望普里什蒂纳撤销导致阿族社区激进化的仇恨、不容忍和歧视政策，普里什蒂纳政府对这种激进化负有直接责任。

这类政策的后果显而易见。对于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族人及其他非阿族人，过去一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塞族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已成为侵犯目标。据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科索沃特派团称，今年上半年发生了183起族裔间事件，比此前6个月多出近30%。这些事实不容漠视。

对塞族民众使用的最危险的恐吓方法是地区行动支助队特种警察打着打击有组织犯罪行动的幌子，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北部频繁实施的扫荡。我们6月份在安全理事会讨论过5月28日的事件（见S/PV.8541）。该事件发生后，在两周之前，又有一次特种警察部队行动，行动中有人被捕。我要向安理会解释的是，完全由阿族人组成的部队全副武装，以各种借口和事由在科索沃和梅托希北部亚实施扫荡，这纯属挑衅行为，极有可能动摇本已岌岌可危的实地安全局势。因此，最重要的是必须恪守《布鲁塞尔协定》，驻科索沃部队必须果断采取行动，遏制此类行动，这些行动很可能加剧不稳定并引发难以控制的暴力升级。

我要提醒安理会注意，除有塞族人受伤外，还有一名俄罗斯国民米哈伊尔·克拉斯诺晓科夫先生被普里什蒂纳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这与每一条法规和条例都被背道而驰，而德扬·迪莫维奇先生仍面临司法程序。如果国际特派团的人员都受到如此对待，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族人还有何指望？我呼吁安理会各位成员谴责普里什蒂纳实施的这些不法行为，并停止针对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工作人员的诉讼。

我谨对秘书长的报告（S/2019/797）表示感谢。我请安理会注意报告结论，因为在安理会最近就此问题开会时，有人指责被捕的科索沃特派团工作人员滥用权力，他们被捕时不是在履行职责，而且据说他们也未遭受暴力。然而，报告给出了另一种说法：他们在履行职责，对他们也使用了暴力，这违反了他们作为科索沃特派团成员的特权和豁免权。他们严重受伤，其中一人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报告和塔宁先生得出结论，认为应将责任人绳之以法，这出乎塞尔维亚的意料。秘书长在其报告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们的确期望安全理事会尊重秘书长的特派团、报告和专家。我们也期望对违反科索沃特派团工作人员豁免权的人提出指控。

我要提请安理会注意秘书长的报告提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及其家人从中东、特别是从叙利亚返回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他们的人数超过250人——这是欧洲所有国家中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成员人数最多的。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提到，已经逮捕了一些人，这些人企图在

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北马其顿以及阿尔巴尼亚成立恐怖团体，目的是攻击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塞族人以及驻科部队，这印证了我们就恐怖主义真实危险所发出的警告：恐怖主义不仅威胁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及巴尔干人，还威胁整个欧洲的人民。

秘书长的报告还提供了明显证据，证明普里什蒂纳对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族文化和宗教遗产态度倨傲，公然亵渎古迹并企图盗用文化特性。Novo Brdo、代查尼修道院、Bogorodica Ljeviška教堂和其他文化和宗教圣地从来不是、将来也不会是科索沃的，尽管普里什蒂纳努力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各族裔之间制造鸿沟，并篡改和伪造历史，以便抹去塞族人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存在数世纪之久的一切痕迹。

这正是种种谎言的目的所在，比如，芙罗拉·奇塔库女士曾在6月份会议上一派胡言，在毫无政治和道义依据的情况下提及非殖民化问题。我要提醒安理会，联合国关于非殖民化问题的任何文件都从未提到过科索沃和梅托希亚。这样说是在侮辱曾遭受殖民行为之害、不得不开展非殖民化进程的所有国家。

关于文件，我要指出，奇塔库女士仍然是塞尔维亚共和国公民。她的名字登记在1980年的普里什蒂纳出生登记簿上，号码是6194。如果安理会成员不相信我的话，我可以向他们展示这一条目。也许她现在会说，她虽然从未要求过放弃塞尔维亚公民身份，但其塞尔维亚公民身份对她而言毫无意义。她应该与今天在会议厅里的德国代表谈一谈，因为德国要求每一个科索沃阿族人提交一份不再是塞尔维亚公民的证书。

普里什蒂纳继续散布错误信息并篡改事实，甚至在联合国这里也是如此。有多少人拿着塞尔维亚公民身份证在联合国工作，而实际上是阿尔巴尼亚人。有些人在找工作或宣称自己的权利时，或是在塞尔维亚需要偿还其贷款时，怎么会就变成了塞尔维亚人？奇塔库女士早就应该放弃其塞尔维亚公民身份，但她没有。她应当知道，她这样说自己的国家并不好。

普里什蒂纳声称，有2万人曾在冲突中遭受性暴力之害，但就连它自己成立的负责核查和确认冲突相关性暴力幸存者身份的委员会都无法证实该数字。委员会迄今收到的申请总数为1057份，其中406份已获得幸存者身份。请允许我再次指出，塞尔维亚坚定地致力于查明事实和惩处犯下这些令人发指罪行的人。我再次重申，我们始终要求为所有受害者伸张正义、不将这一问题政治化。摆在我们面前的报告表明，受害者数字与所说的2万人相去甚远。

该报告指出，赔偿程序缺乏充分的包容性，目前并不包括冲突结束后发生的性暴力案件，必须加强基于权利的做法。塞尔维亚坚信，每一项罪行都应受到惩处，为此，我们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进行了合作。我们希望，已经传唤了110名前科索沃解放军成员的专门分庭将很快发出第一批起诉书，最终为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冲突的所有受害者伸张正义。

实地局势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驻科部队以及根据第1244（1999）号决议设立的科索沃特派团，在确保科索沃和梅托希亚许多人的人身安全和命运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如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米格尔·德塞尔帕·苏亚雷斯6月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所指出，科索沃特派团的法律框架继续适用。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在安全理事会讨论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问题。美国已任命两名代表处理这一问题，这证明了该问题的重要性。

我知道安理会成员都准备好了发言稿，有些人会说我们不再需要科索沃特派团，并呼吁双方恢复对话，而另一些发言者会赞扬所谓科索沃的民主成就。然而，我要提出，我们着手以实事求是的方式讨论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问题。我们已多年未在安全理事会进行过这种讨论，但我在多次会议上提出了非常相关的问题，我将继续提出这些问题。安理会

是否可以接受民主机构不执行协定、不遵守其承诺呢？国际社会是否会袖手旁观，继续让《布鲁塞尔协定》和塞族市镇团体形同库尔蒂先生一再所说的一纸空文？安理会能否接受对回返者的日常恐吓和攻击以及对非多数族群成员的其他形式的歧视，视之为正常情况？安理会对这些挑衅、事件、攻击和伤害，如用石头砸公共汽车、摧毁诊所、亵渎教堂和墓碑、散布仇恨言论、以及科索沃解放军在塞族人房屋上涂鸦等等，有何反应？1.9%境内流离失所的塞族人返回是否算得上尊重人权？驱逐20万塞族人现在是否已经翻篇、永远不会再翻过来？

安理会能否努力回答这些非常现实的问题？需要答案的不是我，而是未来肯定会剥夺基本人权的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塞族儿童。为了他们、居住在飞地的塞族人、境内流离失所者、生活在铁丝网后面的塞尔维亚东正教修女，安理会必须这样做。塞尔维亚将继续提请国际社会注意这些人遭受的折磨和苦难——以及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不过，我们也将继续真诚地表明我们致力于和平与折衷的解决办法，从而使塞族人和阿族人几个世纪来一起生活的空间在二十一世纪变得更美好。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奇塔库女士发言。

奇塔库女士（以英语发言）：我非常荣幸再次代表欧洲最年轻的民主国家科索沃共和国来到安全理事会会议厅。然而，我必须承认，坐在这里浪费安理会的宝贵时间，听取我们北方邻国代表讲述关于一个平行宇宙的老掉牙故事，既不让人愉悦，也丝毫没有成效。因此，鉴于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我将一如既往地向安理会介绍全部事实。

我必须指出，我赞赏我的塞尔维亚同事对科索沃政治人物的兴趣，尽管我也必须说，这近乎强迫症。我为自己的血统和过去感到自豪。我是一名自豪的阿族人、科索沃公民。我不敢说达契奇先生也有同样的自豪感。

我今天来到会议厅不是危机的标志，而是信心的象征。虽然长久的冲突阴影继续笼罩着我们，但我们今天是在一种充满希望的气氛中开会的。10月6日，科索沃成功地举行了其自宣布独立以来的第四次议会选举。这次选举之所以特殊，不单是因为它的举行方式，而且还有其它很多原因。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新一代公民——在自由的状态中出生并在独立的国家长大的儿童，未经历过战争的科索沃人——有机会投票，选举他们未来的代表。

20年前，18岁的科索沃人是难民，遭到最残暴的族裔清洗。今天，18岁的科索沃人是自豪的科索沃公民和推动变革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范式转变是联合国及其各机构努力的产物，它们帮助我们从战争废墟和毁灭中重建了国家。我们将永远感谢所有这些机构在我们没有发言权的时候为我们发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它们在我们最需要支持的时候给予我们的支持。它们确实应当为科索沃取得的进展而感到自豪。

民主并不容易。但科索沃一贯证明它胜任这一任务。在经过一番以强有力的辩论和多元想法为特征的竞争激烈的真正竞选运动之后，科索沃举行了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所有族群的参与度皆高达创纪录水平。如果这还不足以证明我们民主的成熟，那么快速产生的结果以及候选人对待这些结果的方式应能充分说明问题。当选者谦逊地接受了胜选，与此同时，未当选者则大方地承认了败选——没有节外生枝，提出质疑。

在选举进程中，科索沃中央选举委员会采取了一切必要的防范措施，以确保每一个投票箱都得到适当的照管。然而，事实上，有六名委员不得不住院治疗，因为他们在清点来自一些特别投票箱的投票之后表现出令人担忧的症状。我们没有朝任何方向指指点点。然而，考虑到这些情况带来的困难，尤其是鉴于历史背景的复杂性，确实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不过，科索沃当局绝对确保所投的每一张票，不论是什么票，都被计算在内。

我不是说有理由对此感到自满，而是说有理由对我们的民主抱有希望和信念。在最近的选举中获得选票最多的政党，即自决运动和科索沃民主联盟，目前正在谈判组建新联合政府事宜。这一进程正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会按时完成，不会拖延。因此，总体评估是，选举进程中，各种想法进行了健康的竞争，只有一个例外：科索沃塞族公民。不幸的是，塞族民众受到了威胁、恐吓，有人向他们施压，要求他们把票投给某个塞族政党。国际观察团记录并报告了这些违规现象。10月8日，欧洲联盟选举观察团公布了调查结果，其中警告说，针对非塞族名单党的候选人和支持者的恐吓破坏了竞选运动。

不用说，只有一个政府在实施剥夺科索沃塞族人选举权的行为，那就是坐镇贝尔格莱德的政府。塞尔维亚政府错误地认为，科索沃塞族人是其沙文主义对外政策的工具，而不是科索沃的自由公民，他们正在侵犯这些公民的权利。这些恐吓伎俩并不新奇。我们看到有人每天都对科索沃安全部队塞族成员使用这些伎俩，这些塞族成员不断受到程度令人难以置信的施压和骚扰。他们的住房遭到手榴弹袭击，他们的家人受到恐吓。就在上个月，科索沃安全部队两名塞族军官在与家人一起到塞尔维亚旅行期间被塞尔维亚当局无谓地拘押了数小时。我还要提醒安理会注意一名敢于不听从贝尔格莱德而独立说出自己想法的塞族地方领导人所遭遇的厄运：2018年1月，奥利弗·伊万诺维奇先生被暗杀。自那时以来，科索沃警方对他遇害事件进行了彻查，讯问了100多名嫌疑人，并逮捕了其中若干人。不幸的是，主要嫌疑人仍在躲藏。谁能猜出他躲藏在哪里吗？他躲藏在塞尔维亚。必须一劳永逸地制止这种做法。

我愿借此机会阐明一个被我们的塞尔维亚同事误解太久的问题，那就是生活在科索沃的塞族民众人数。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容忍塞尔维亚国家的胡编乱造。我们一再听到它声称，1999年解放后有20万塞族人逃离科索沃。现在，请允许我做一些基本的计算：根据1981年的人口普查，当时有209798名塞族人居住在科索沃。我使用1981年的数据，因为它对科索沃塞族民众的人数作出了尽可能高的估计，因为2011年科索沃进行的人口普查遭到了科索沃塞族民众的蓄意抵制，他们是迫于贝尔格莱德政府的压力这样做的。如果像塞尔维亚声称的那样有20万塞族人离开了科索沃，那么这就意味着塞族人几乎全部离开了。如果情况如此，那谁能告诉我，两周前在科索沃大选中投票的6万塞族人是谁？他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要指出，这个人数指的是实际上选择在这次选举中投票的18岁以上科索沃塞族人。

尽管塞尔维亚有野心，但我们不是生活在后真相的世界。我们必须停止使用虚假数据来编造就连宣传者也不相信的虚假故事。一个民族如此沉湎于过去的痛苦和仇恨，竟至于现在找不到和平，这是根本错误的。要摆脱这种恶性循环，他们需要把意志付诸行动。我渴望看到，终有一天，塞尔维亚会承认它在巴尔干犯下的野蛮行径，并谴责那些曾经屠杀我们妇女和儿童的恶魔。必须要明白，凡事都有限度，并且认识到，现在是时候做个清算了。

事实是，科索沃永远不会屈于塞尔维亚的威慑或支配。但是，我们来思考一下，贝尔格莱德为阻止科索沃加入国际刑警组织，花费了多少资源和精力来诽谤我们。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当前国内环境，我们今年不得不撤回对国际刑警组织成员资格的申请，但安理会可以放心，我们会准备明年再次申请。为什么有人要反对我们的警察加入该组织？科索沃不加入这个警察组织，谁会成为赢家？答案是罪犯分子、恐怖分子和有组织犯罪。塞尔维亚愿意使自己加入这个受益者名单。

这个会议厅不是我们政治家或政治领导人的审判室。库尔提先生赢得了科索沃的选举。他几次非常明确地表示会致力于对话。我必须要说，我感到很有趣的是，我的塞尔维亚同事在维护科索沃国旗的地位。我要向安理会保证，科索沃总理办公室将始终挂着一面科索沃国旗。我的塞尔维亚同事没有

提到库尔蒂先生个人经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他在达契奇先生担任内阁部长时曾是塞尔维亚的一名政治犯。

科索沃已经表明，它有能力从安全的消费者平稳过渡到安全的贡献者。科索沃安全部队自转型以来，已经在能力建设、现代化和向北约标准看齐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我们是打击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全球联盟的活跃成员。我们的警察和情报机构在我们地区内外参与了多项行动，防止了几次恐怖袭击，我们愿意再接再厉。我谨借此机会祝贺美军在一场成功的行动中击毙臭名昭著的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没有他，世界会更加安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极端主义的斗争已经结束。

在科索沃，我们努力争取维护我们国家、宪法和社会的世俗性质，这赋予所有宗教和非宗教派别的信徒同样的权利。我们培养了几个世纪的宗教宽容与和谐，这是我们自豪地配带在身上的荣誉徽章。在科索沃，一些城市的天主教堂、东正教教堂和穆斯林清真寺共用一个庭院。科索沃没有宗教等级制度，这是我们珍视的价值观。

我必须谈谈上次我们在这里开会时不厌其烦地辩论的一个问题（见S/PV.8541）。这次我就简单谈谈。科索沃警察在决定逮捕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一名雇员时，表现得极为专业，这名雇员自愿决定成为科索沃北部犯罪团伙的人盾，从而阻止执法机构履行职责。我上次问过安理会一个问题，今后还会再问。如果我们中有任何人试图在纽约、华盛顿、柏林、莫斯科、巴黎或其他任何地方阻止警察正在对犯罪分子开展的行动，会发生什么？警方的行动被拍摄下来，并完整向公众公开。录像表明，科索沃特派团官员拒绝出示身份证件，也拒绝与警方合作。此外，我们收到消息称，科索沃特派团领导人事先通知了科索沃北部的联合国雇员关于这场行动的信息，并建议他们当天避开某些地区。然而这名雇员没有这样做。问题是：这个人是代表联合国还是其他人在那个特定的日子出现在那个地方？我们的警察和司法部门目前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一旦完成调查，我们就会与安理会分享结果。

正如我们以前多次指出，我们认为如此频繁地聚集在这个会议厅讨论科索沃是毫无目的的。矛盾的是，安理会聚集在这里讨论科索沃的频率高于讨论叙利亚或其他需要其关注的紧迫问题。科索沃特派团的任务授权早就不那么重要了。原本可以更好地用在其他地方的宝贵资源被浪费在维持一项完全没有目的的任务上。底线是，科索沃是一个自由、独立和主权国家。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这些会议取得的唯一成果是让塞尔维亚能够保持其断然否认的态度，将现实状况变成耸人听闻的头条新闻。我要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个问题。我们不会仅仅因为塞尔维亚拒绝承认我们是一个国家，而失去任何国家地位。这只会让我们成为一个不得不对付这个令人讨厌的邻国的年轻共和国。

这就是与塞尔维亚对话如此重要的原因。但对话不会凭空产生。塞尔维亚至今为止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落实我们在布鲁塞尔商定的几乎所有内容，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它认真打算参与使我们相互承认的和解进程？

对话不是领导人在布鲁塞尔、柏林或巴黎握手。这关乎平等接受对方。科索沃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权利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讨论的主题。科索沃不是一个临时项目，它会永远存在下去。正如国际法院明确指出的那样，科索沃宣布独立是在其权利范围内的，这样做并没有违反任何国际法。也不存在大阿尔巴尼亚。这是一个神话。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和西巴尔干其他地方都生活着阿尔巴尼亚族人。

我可能听起来像个破留声机，但我还是要再次指出，科索沃的独立实际上是非殖民化的产物。塞尔维亚在科索沃关注的只是剥削我们的土地和资源，同时将我国人民视为天生劣等的二等公民。如果这不是殖民化，我想知道什么才是。我们想要和

平，并准备继续开展对话，但不是以牺牲事实为代价。我们警惕地捍卫来之不易的自由。这是一个理想，我们愿意为之牺牲，并将为维护它而奋斗。和解必须承前启后。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现在是将正义作为优先事项的时候了。这是我们对受害者——那些牺牲生命的人，以及那些幸存下来并已遭受太多痛苦的人——的义务。最重要的是，这是我们对孩子的义务。我们有责任为子孙后代带来和平，不仅是我们这一生，而且是生生世世的和平。我们必须终止有罪不罚的文化。要求蓄意实施强奸和谋杀的人不再继续执掌安全机构，这难道过分吗？解决不是赦免的同义词。这些滔天罪行的实施者必须受到国际法院和良心的追责。

我们在一生之中不得不时时努力应对重大危机。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关于重大问题，包括战争与和平、繁荣与萧条等问题的辩论。但是当我们在这里谈论过去的时候，科索沃的年轻人正在书写未来。他们没有时间进行无意义的辩论。他们在辛勤工作，并且往往要克服艰难险阻，挑战现状，为我们所有人提高标准。科索沃儿童正在成长，他们中间出现了新的英雄，例如柔道运动员玛琳达·开尔门蒂，她在最高领奖台上升起了我国国旗，并继续源源不断地带回金牌。由于像玛琳达·开尔门蒂、诺拉·贾科娃和迪斯特里亚·克拉斯尼奇这样的运动员，“像女孩一样奋斗”这个短语在科索沃有了不同的含义。我们杰出的足球队在国际上取得的成功让我们欣喜若狂。想象一下，20年前，英国士兵像圣人般进军科索沃，来解放我们的国家。11月，我们将再次接待英国人，这次是举行足球比赛。我们希望在欧洲预选赛中击败他们。

我国年轻人的期望推动着我们、塑造我们。就在上周，“科索沃开放数据”发布了一份报告，显示科索沃的信息技术公司数量在过去十年中至少增长了187%。考虑到我国的优质劳动力和技能精湛的年轻人——他们渴望在全球市场上学习和竞争——这应该不足为奇。我国自由媒体的勇气让我们感到鼓舞。就在几天前，三名科索沃记者——她们恰巧都是女性——因其在调查性新闻报道以及揭露和打击腐败及犯罪的工作而获得了欧洲联盟的奖项。我们受到Fahrije Hoti和Velika Kruša的勇敢女性的鼓舞，她们利用自由的复原力将不幸转化成了希望和力量。在遭受这么多损失后，这些妇女在战争的灰烬中重建起整个村庄。面对悲剧，坚忍不拔是唯一的答案。这些是我们这个年轻共和国的新英雄。他们代表我们中最优秀的人，并将打破脆弱和暴力的循环。他们将谱写我国历史的新篇章。正是因为他们，我一直对我国的未来充满希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克莱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塔宁特别代表及其团队，感谢他的发言，并感谢他们一如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活动的全面报告（S/2019/797）所述，不断致力于科索沃的发展。我也要感谢副总理伊维察·达契奇和弗洛拉·奇塔库大使今天下午所作的发言。

我们欢迎报告侧重介绍科索沃政府对尊重人权、确保少数民族平等参与、提高透明度和加强法治的承诺。我们注意到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取得的进展，包括重新开放最高法院特别分庭，努力实现科索沃全国司法实践标准化，在起诉战争罪、流离失所者回返和失踪人员身份查验方面取得进展，通过儿童保护立法以及就尊重人权问题提交第一份报告。

然而，还有更多工作要做。我们敦促科索沃加倍努力，解决大量腐败行为和有组织犯罪问题，并努力加强其司法系统。我们欢迎科索沃特派团和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为此开展的重要工作。关于打击犯罪，我们同意，科索沃警察依法在科索沃全境，包括北部城市开展行动是合法和必要的。安理会应该欢迎逮捕涉嫌参与走私或有组织犯罪的个人，无论是科索沃阿族还是科索沃塞族，就像最近科索沃警察的行动。然而，注意到特别代表对这

次行动中逮捕两名科索沃特派团官员表示的关切，就像国际人员必须恪守特派团任务和行为守则一样，他们履行职责时必须受到符合国际法的对待，这也同样重要。我欢迎塔宁先生今天下午就科索沃特派团对这一事件的内部审查结果所作的通报。我们将认真审议这些调查结果。

我们欢迎科索沃专门分庭和专门检察官办公室在过去几个月内取得的进展。我们敦促普里什蒂纳、贝尔格莱德和安理会成员为给受害者伸张正义而充分开展合作，并呼吁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继续推进国内对历史罪行的起诉。所有受害者及其家人的利益必须成为司法程序、失踪人员寻找工作以及向冲突中性暴力幸存者——无论其是何种族裔——提供支持的核心。我们特别欢迎科索沃宗教团体代表发表支持性暴力幸存者的联合声明。正如维塞克斯伯爵夫人殿下最近访问普里什蒂纳时所表明，联合王国致力于支持受害者，防止一切形式的性暴力。在这次访问中，她重点关注为所有社区幸存者提供支持。

关于10月6日的科索沃选举，我们赞同欧洲联盟选举观察团的声明。选举平静且管理良好，中央选举委员会以奉献精神、专业精神和透明方式开展工作，尽管我们继续对关于科索沃塞族地区选举前恐吓行为的报道感到关切。我们一直在关注国家计票中心工作人员健康状况不佳的报道，并等待调查结果。我们绝不允许该事件播下怀疑和不信任的种子。

科索沃已投票赞成变革。我们呼吁党的领导人努力组建一个稳定的新政府，以解决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联合王国期待新政府维护和加强法治，改善多族裔国家的包容性，并致力于加强区域安全。与贝尔格莱德对话必须是优先事项。我们呼吁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消除恢复对话的障碍。普里什蒂纳必须取消关税，贝尔格莱德必须停止其取消承认运动。为了让对话取得成功，双方都必须避免挑衅性言论和行动。我们欢迎科索沃完成了另外两个共同过境点，但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双方仍未解决《布鲁塞尔协定》其他许多方面的执行问题。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人民可以从恢复会谈和达成一项全面、可持续和可执行的协议中获益良多，这有利于他们的共同长远利益。

本报告所述期间恰逢北约干预20周年。这是反思的重要时刻。我们铭记这场冲突所有各方的受害者，并提醒我们自己记得干预的原因。我们重申致力于建立睦邻关系，以便为子孙后代维护和平。与世界媒体1999年报道的科索沃相比，今天的科索沃已几乎无法辨认。我们感谢安全理事会成员、科索沃特派团工作人员、欧洲联盟、北约、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驻科索沃部队、科索沃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并且最重要的是，感谢科索沃政府和机构不断追求科索沃的进步和发展。

最后，联合王国赞扬秘书长特别代表及其团队的工作，我们期待继续支持他们的努力。最后，联合王国赞扬秘书长特别代表及其团队的工作，我们期待着继续支持他们的努力。

盖冈夫人（法国）（*以法语发言*）：我也要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契奇先生和科索沃驻美国大使奇塔库女士的发言。

我谨提醒所有成员，关于安理会工作方法的主席说明（S/2017/507）第22段建议，特邀发言者的发言不应超过五分钟。我还认为，同样重要的是，必须确保我们的会议成为建设性而非争论性交流的场所，如果我们想努力克服过去的创伤——我们知道这些创伤有多深，这一点至关重要。

关于塔宁先生描述的局势，我将简要强调四点。首先，我谨祝贺科索沃当局和人民于10月6日举行立法选举，这是他们作为民主国家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时刻。正如欧洲联盟选举观察团所强调，尽管在一些地方有人试图恐吓，但选举总体进展顺利。我们希望看到尽快组建新政府，以便其落实改革，特别是在法治领域，这是该地区各国与欧洲联盟和解的核心标准。

第二，我还要赞扬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支持在科索沃和该地区促进安全、稳定和尊重人权的工作。法国特别赞扬科索沃特派团开展活动，以团结各社区，促进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补充其他区域和国际行为体、特别是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盟驻科法治团）的采取的措施。特别代表向我们通报了与5月份涉及两名科索沃特派团人员的事件有关的内部调查初步结果。过度的肢体力量和不尊重个人空间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科索沃当局必须解释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所有各方都必须建立机制，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第三，我想回到我们应竭尽全力去解决的关键问题，即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在欧洲联盟主导的对话框架内实现关系正常化。我们对对话中断将近一年感到遗憾，并希望科索沃新政府一旦成立，将把它作为优先事项，并在贝尔格莱德找到坚定的合作伙伴。法国总统埃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7月15日和16日访问贝尔格莱德期间，敦促双方寻求妥协。第一步是恢复会谈，双方应迅速采取必要措施。正如法国在4月29日柏林首脑会议上所指出，法国将继续努力支持欧洲联盟的工作，推动与其欧洲伙伴，特别是德国的对话。

第四，我要重申，法国坚信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未来在欧洲。这包括进行必要的改革，巩固法治。欧盟驻科法治团正通过注重科索沃司法系统的效力、操守和多族裔性质，为在科索沃实现这一目标作出贡献。除此之外，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关系必须全面正常化，这是两国入欧未来的一个基本条件，而入欧未来本身只能是一个共同的未来。

最后，由于这是南非担任主席期间的最后一次安全理事会会议，我要赞扬南非代表团领导我们在本月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工作。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谨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有关该省局势的内容丰富的通报。我们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参加今天的会议，我们与他一样深切关注科索沃局势。我们还注意到芙罗拉·奇塔库女士参加了会议。

科索沃解决方案的状况不看好，让人无法乐观。欧洲联盟主持的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对话长期处于瘫痪状态，现在似乎处于昏迷状态。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没有以这种形式做任何事情，它只存在于纸面上和人们的言谈中。我们希望，一旦欧洲联盟委员会的新成员充分运作，欧洲联盟将立即采取行动。我们期待我们的欧洲伙伴在这方面做出更有成效的努力和不带偏见的调解。必须停止纵容普里什蒂纳挑衅行为的破坏性做法，此种纵容是导致对话夭折的根本原因，并且我们要指出贝尔格莱德在这方面的克制。

从非阿族社区的安全和尊重其权利的角度，我们看不到科索沃局势有任何改善。我应向伊塔库女士指出，我们谈论的是今天，而不是昨天。我们继续看到恐吓、扣押和破坏财产、墓地和塞尔维亚东正教场所的新实例。可以理解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谈论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回返的真正空间。科索沃阿族特种部队以打击犯罪的虚假借口入侵塞族人居住的社区，最近一次事件发生在10月16日，此种入侵正逐步将局势带入危险境地，冲突可能再次爆发。国际存在、特别是驻科索沃部队不愿采取任何措施来防止此类事件，令人失望。西方伙伴对普里什蒂纳的纵容态度正在助长普里什蒂纳当局对科索沃特派团的挑衅行为。我注意到，奇塔库女士非常认真地听取了达契奇副总理的发言，但她显然没在听科索沃特派团团长发言，或者说，她显然不愿听取他的发言和专门负责调查5月28日事件的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我可以提醒她发生了什么，因此，她现在应该听听我说的话。

我们赞同联合国代表就科索沃阿族特种部队5月28日在科索沃北部殴打并拘留两名科索沃特派团工

作人员——俄罗斯公民米哈伊尔·克拉斯诺晓科夫和塞尔维亚公民德扬·迪莫维奇——一事件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与俄罗斯调查委员会的结论一致。我们的调查人员确定，科索沃特工的目的是阻止完全依照第1244（1999）号决议的各项规定履行其法定职责。他们无视他的联合国豁免权，尽管克拉斯诺晓科夫先生出示了他的身份证并用英语作了自我介绍，尽管他的汽车挂着联合国牌照——这意味着不能逮捕或拘留他。

细节令人震惊。这些特工强行把他拖出车外，抓住他的头撞击车门，一次次殴打他，然后拿出他们的装备和手铐。他们将他推进他那辆车的后座，继续实施殴打。他们抢走了他的身份证和联合国工作人员驾照，并弄坏了他的手机。结果，他多处受伤，包括脑震荡和颌骨复合性骨折，更不用说精神创伤和创伤后压力了。科索沃特工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完全无视国际法准则，包括联合国工作人员所享有的不受逮捕和拘留的保障。另外，我谨指出，我们后来从科索沃安全部队和今天从奇塔库女士那里听到的理由，以及那些针对克拉斯诺晓科夫先生的无中生有的指控，都没有得到证实，而且事实上也被各种证据、包括5月28日事件的录像证明是虚假的。

这一情况证明，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安全部队行事鲁莽，作风卑劣。有鉴于此，科索沃加入包括国际刑警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的想法是错误和缺乏依据的。我们要求起诉并惩处那些负有责任者。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该明确谴责这一针对联合国工作人员的罪行。

但这不是重点。我们正在看到，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当局企图将联合国特派团赶出科索沃。科索沃北部已不再有任何科索沃特派团人员，而且总体而言，特派团不得不在遭到普里什蒂纳当局事实上的抵制这种困难条件下运作。今天，奇塔库女士公开证实，普里什蒂纳当局的梦想是看到联合国尽快离开科索沃，这样就不会有人留在科索沃目睹那里正在发生的、我们今天正在讨论的无法无天的状态。当然，奇塔库女士还希望安全理事会不要浪费它宝贵的时间，讨论科索沃局势，她刚才就是这么说的。我们正在讨论的这种无法无天的状态无论如何都与奇塔库女士今天为我们描述的科索沃新生民主制度的“美好”形象格格不入。

科索沃安全部队参加“阿尔巴尼亚努力19”多国军事演习是又一起严重违反第1244（1999）号决议的事件。该决议要求所有科索沃阿族武装团体解除武装，当然不允许它们参加军事演习，更不允许它们被改编成正规武装部队。这一军事演习的发起者公然无视这项规定。此种活动连同鼓吹所谓的“大阿尔巴尼亚计划”的做法，对区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科索沃仍然是恐怖团体招募各类恐怖分子的沃土。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前战斗人员返回科索沃危及该区域和平与稳定。这些恐怖分子受过杀人训练，并传播相应的激进思想，是该区域安全面临的定时炸弹。令人困惑的是，科索沃独立的“设计师”试图忽视这些问题。在布鲁塞尔，欧洲联盟既没有为恢复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全面对话，执行在科索沃建立塞族市镇共同体这一重要协议，也没有为取消普里什蒂纳对来自塞尔维亚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货物征收的100%关税采取任何行动。专家分庭尚未真正开始工作，调查科索沃解放军的罪行，尽管第三名检察官已获任命。我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人企图阻止对欧洲委员会报告员迪克·马蒂揭露的罪行展开调查。

所有犯下滔天罪行的人都必须被绳之以法并受到应有的惩罚。在涉及其他危机局势时，我们在安全理事会经常听到这样的口号，应该将这一口号变为实际的解决办法。坦率地说，我们对普里什蒂纳的支持者全然无可奈何感到极为震惊。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明，他们正在为重启政治进程以及使科索沃当局变得理智做出何种努力。

俄罗斯在科索沃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我们支持使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能够根据第1244

（1999）号决议达成双方都接受的可行解决办法。这一解决办法首先应该符合国际法，并得到安全理事会的核准，因为这是一个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我们认为，强迫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在人为设定的最后期限前最终实现所谓的“正常化”这种做法有害无益。

所有这些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科索沃境内的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积越多。在此背景下，我们认为，我们在这个会议厅中频频听到的要求撤出科索沃特派团或对其进行所谓“战略审查”的呼吁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再次提请秘书处注意，必须认真监测这一不断变化的局势，因为事实已经证明，该局势需要国际社会保持警惕。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对当前局势作出反应。我们编写了一份主席声明草案，这份草案反映了我们在发言中提出的问题，我请秘书处将草案文本分发给安全理事会成员。我们希望安理会能够予以批准。

霍伊斯根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赞同法国同事早些时候的发言。考虑到我们在安理会的时间有限，我认为，那些长达20分钟或半小时的初次发言是不可接受的。我建议今后的主席要么让发言者承诺将发言时间限制在五分钟以内，要么请他们最后——也就是安理会所有成员发言完毕后——发言。

就实质内容而言，我同意联合王国和法国同事先前所作的发言，我谨强调几点看法，先从选举谈起。当然，我认真听取了俄罗斯同事对该国局势和民主的看法。我只想说，并指出，在科索沃，反对派实际上是能够开展竞选活动的。没有政党被阻止参加，大多数地区都举行了自由公平的选举，政府得以更迭。因此，用我俄罗斯同事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年轻、美丽的民主国家。我们看到的唯一问题出现在科索沃塞族占多数的地区，当地发生了恐吓和针对非塞族候选人及其支持者的行为。虽然塞尔维亚外交部长的讲话很长，但我没有听到他提到选举中的这部分问题。或许下次他可以解释一下，在科索沃塞族占多数地区发生了什么。

我要重申，我们需要确保迅速组建政府。新政府将必须开展改革，遵守法治。我们还需要确保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继续对话。在这方面，我赞同我的俄罗斯同事的发言——对话必须继续下去。我不会说对话目前处于停滞状态，但我想说，急需让对话继续进行。我希望，欧洲联盟委员会换届后，欧洲联盟推动的对话将继续下去，我们也可能会看到建设性的谈判；在这方面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塞尔维亚和科索沃都负有责任，我也只能重申我们上次的发言（见S/PV.8541）。我们呼吁科索沃政府取消对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产品征收的关税。与此同时，我们敦促塞尔维亚政府停止劝说其他国家撤回对科索沃的承认。我知道塞尔维亚外交部长喜欢前去太平洋岛屿和加勒比等目的地，但我认为，塞尔维亚纳税人的钱除了用于前往其他国家说服它们撤回对科索沃的承认，还有更好的用途。

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我谨感谢塔宁特别代表的通报和工作。在科索沃特派团首次获得任务授权的二十年后，我们仍然认为它需要适应新的现实。科索沃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行动环境。因此我们认为，现在是将科索沃特派团的许多任务正式移交给科索沃各机构或接管科索沃特派团任务的其他国际机构的时候了。我听了塔宁先生的通报，注意到他表示支持发行一本塞尔维亚语-阿尔巴尼亚语字典。虽然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我认为国家大使馆或其他组织可以负责这件事——恕我直言，我们不需要科索沃特派团来做。关于科索沃当局，我们需要本着信任和协作精神，针对5月28日的事件，继续在实地与科索沃特派团合作。我们只能重复我们各位同事关于必须确保遵守国际法的发言。我听到了我的俄罗斯同事的请求，听到他呼吁遵守国际法。我非常认真地听取了他的意见，我希望我们的俄罗斯同事也坚持要求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

我要再提到两点。第一，我们继续支持科索沃努力采取以幸存者为中心的办法处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我们欢迎负责核实和承认冲突中性暴力幸存者身份的科索沃政府委员会目前的工作。我们注意到已有406名申请人获得幸存者身份，并要求政府继续开展这项工作，从而增强妇女权能，让她们不再孤立，为自己的家庭幸福作出贡献，并提高她们在社区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听我们的塞尔维亚同事提到，他正在请求对性犯罪施害者提出控告。也许在下次通报中，他可以告诉我们，塞尔维亚对实施性犯罪者提出了多少控告。

最后我要举一个实际例子，说明加强区域合作的必要性和好处。我们同法国伙伴一道，为西巴尔干提出了一份区域路线图，目的是加强对该区域随处可得的小武器的控制。我们对迄今取得的进展感到鼓舞，并且正在努力于2020年1月31日在柏林召开一场部长级审查会议。

特鲁略尔斯·亚布拉先生（多米尼加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感谢召开本次会议，并感谢塔宁特别代表的通报和他的团队在实地开展的值得称道的工作。我们也感谢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和弗洛拉·奇塔库大使今天的通报。

多米尼加共和国要赞扬科索沃选举当局和全体人民在10月6日成功举行议会选举。然而，我们关切地注意到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关系正常化进程似乎陷入了僵局。如果这一僵局持续下去，就可能危及至今为止取得的稳定。因此，我们敦促双方以目前的形式进行正式会谈，并呼吁双方重新反思所有导致恢复对话过程减缓的单方面措施。

旨在建立民众信任的措施在促进上述谈判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这方面，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在促进增强青年权能、多语言、族群间对话和尊重人权方面的活动至关重要。同样，妇女和青年参与民主进程和决策是推动培养一种领导力的必要工具，这种领导力有助于实现和平社会，让后代走上享有发展和包容的道路。在这方面，多米尼加共和国还欢迎通过对《科索沃失踪人员法》进行修订等方式，恢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我们要重申，各个家庭有权知道亲人的下落，这也是和解的一个关键因素。

应当强调的最后一个方面是，必须在应对性暴力受害者的需求方面取得进展，他们在冲突后继续受到影响，目前被排除在政府的赔偿计划之外。我们认为，受害者的统计不应该停止于冲突结束之日，特别是在性暴力案件方面。政府在就冲突造成的这一恶行采取任何行动时，必须评估和考虑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我们借此机会赞扬欧洲联盟科索沃法治特派团通过其监测和行动支柱开展的工作。

我们希望，特设调查组对特派团两名成员被拘留一事的调查结果将能够详细解释这一事件，并回应国际社会对这一令人困惑的局面的关切，以便采取必要措施纠正任何违规行为。我们重申支持并认可科索沃特派团、驻科索沃部队、欧洲联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为实现可持续建设和平而在科索沃开展的工作。我们呼吁各方履行《布鲁塞尔协定》规定的承诺，遵守第1244（1999）号决议。

最后，我们借此机会祝贺南非代表团在其担任主席期间在安理会开展的非凡工作。

巴尔金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要与其他人一道祝贺南非极其成功地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主席。我们也感谢每一位通报人——虽然今天用这个词可能并不合适。

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成立于1999年，旨在解决当时科索沃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那一年，作为设立美国使团——现为美国大使馆——的团队的一员，我个人有幸曾在当地工作。当时以及随后几年中，我们在实地与其它使团和联合国密切合作，以便执行任务授权，包括保障公共安全、为科索沃建立临时行政当局，行政当局现已成为科索沃政府。经过20年，被列作必须完成的授权的各项目标以及安全理事会决议已经

基本完成，或者已经过时，因为主权、独立的科索沃政府已经承担起责任。现在是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承认这一事实的时候了。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是，虽然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可以在科索沃的民主发展中发挥有益的支持作用，但科索沃不再需要维持和平特派团来开展这项工作。今天，我们再次呼吁制定一项明确计划，以便改革或逐步撤出科索沃特派团。

为了推进这些努力，推动各方走向稳定的和平，特朗普总统已任命理查德·格雷内尔大使为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和平谈判总统特使。格雷内尔大使已经访问了该地区，以敦促在达成协议方面取得进展。这清楚表明了美国的承诺。这一任命不是要选边站队，而是要寻求解决方案。例如，科索沃对塞尔维亚货物征收关税使局势恶化，而塞尔维亚反对承认科索沃独立的活动则加剧了不必要的紧张。此外，关于这两个国家，我们鼓励科索沃领导人在10月份的民主选举之后，迅速组建一个支持对话并准备暂停对塞尔维亚商品征收关税的政府。

同样，我们敦促塞尔维亚不要挑衅，停止其反对承认科索沃的活动。塞尔维亚和科索沃都必须加快改革，以便加强法治，解决腐败和有组织犯罪问题。我们还鼓励两国让包括妇女在内的社会各界参与其政治进程，我们本周已多次重申妇女有意义参与的重要性。我要指出，我们今天听到了关于5月28日事件的详细情况。我感谢塔宁特别代表介绍调查结果，我们希望看到以书面形式提交这些结果。同在座每个国家一样，美国坚决支持科索沃在科索沃全境努力打击走私、腐败和有组织犯罪。

美国对针对任何联合国工作人员使用过度警力表示严重关切，我们支持所有联合国人员的安全和安保。不过，我们仍然认为，警方此项行动牵涉科索沃特派团人员令人感到不安，因为这有可能造成而且最终也导致了本可避免的对抗。诸如此类的事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许多问题，同时突出表明必须彻底审查科索沃特派团的任务授权和标准行动程序，以确保特派团不会遏制科索沃的民主发展，或者阻碍正当的执法工作。

今天，我们听到了很多无助于和平解决局势的言论。我们都清楚究竟需要做什么，那就是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必须共同达成一项协议，使关系全面正常化。

我们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并单独作出努力，鼓励两国认识到，不利于关系正常化的行动徒劳无益、适得其反，阻碍它们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融入欧洲和西方的进程。这些举动永远无法使问题得到解决。如果我们对我们的任务授权严肃以待，那么，需要我们予以关注和投入资源的是推动实现科索沃所有公民享有稳定和平的目标，而不是一个各项目标已经实现的落伍的特派团。

弗罗内茨卡女士（波兰）（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塔宁特别代表今天的通报。我还要感谢达契奇副总理和奇塔库大使在安理会发言。

首先，请允许我祝贺科索沃10月6日举行了选举。我们希望，政治领域的变化将带来一个能够继续各项改革的有效政府。

由于这不仅是今年安理会关于科索沃局势的最后一次会议，也是波兰作为安理会成员最后一次参加此类会议，请允许我简要地从总体上谈一谈，来强调我们在过去两年中传达的信息。

首先，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请允许我再次呼吁对该特派团进行战略审查。每多一次发言，与上次战略审查相隔的时间就越长，重新评估特派团相对优势的必要性也变得愈发明显。

科索沃特派团的历史作用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它在结束流血冲突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自那时以来，实地局势已今非昔比，其它国际存在已接管了特派团的大部分任务授权。我们对科索沃特派团的历史作用深表赞赏，同时赞扬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以及

驻科索沃部队努力营造了安全和有保障的环境和法治。

西巴尔干的稳定事关波兰的切身利益。我们继续认为，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不仅是两国在走向融入欧洲的道路上释放潜力的关键所在，对整个区域的稳定来说也至关重要。

我们希望看到切实重启由欧洲联盟主持的对话，并呼吁双方展现承诺，以便就全面关系正常化达成一项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在这方面，我们促请科索沃取消对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货物的惩罚性关税。我们希望新议会及其政府将迅速这样做。我们同样促请塞尔维亚停止其旨在破坏科索沃国际地位的行动。我们呼吁双方展现善意和开放心态。

至于我们对科索沃总体情况的评估，我们赞扬在改革和加强法治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我们也注意到，仍有更多工作要做。

政治精英无论属于哪个派别，都有责任继续努力创造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公正环境，并为所有公民未来的繁荣奠定坚实基础。

最后，请允许我指出，波兰认为科索沃完全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未来。就像我们迄今所做的那样，我们将继续积极关注并继续参与该国和该地区的发展，并愿提供我们的帮助和分享我们的经验。

主席先生，由于这是南非作为主席国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请允许我祝贺你在10月份发挥领导作用，并且非常专业和高效地开展了其它工作。

吴海涛先生（中国）：我感谢塔宁特别代表的通报，欢迎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达契奇先生出席会议并发言，我也听取了奇塔库女士的发言。

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是解决科索沃问题的重要法律基础。中方一贯主张，科索沃问题应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内，由当事方对话协商，达成彼此均可接受的方案。

中方尊重塞尔维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理解塞方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合理关切，赞赏塞尔维亚为寻求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所作的努力。希望科索沃方面展现政治意愿，取消单方面加征关税等做法，致力于落实《布鲁塞尔协定》，为双方重启对话作出努力。

科索沃各民族实现包容和解、和谐共处，符合各族民众的根本利益和发展需要。中方希望有关各方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复杂、升级的言行，为科索沃问题妥善解决积累条件，共同维护巴尔干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当前形势下，安理会应保持对科索沃问题的关注。中方赞赏塔宁特别代表及联科团为推动科索沃问题政治解决发挥的重要作用，坚定支持联科团继续积极履职，发挥重要作用。

中方对联科团人员正常履职受阻表示严重关切。有关独立调查结果证明，联科团人员安全受到威胁，履职面临障碍。安理会应对有关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有关方面充分尊重联合国人员的特权豁免，切实保障其人身安全，为联科团依法履职创造条件。这有利于维护安理会权威，更有利于科索沃问题的政治解决。

斯伊哈伯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首先，印度尼西亚谨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阁下通报科索沃最近局势。我还要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阁下来到纽约。

我们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S/2019/797），并愿同其他人一道对实地最近局势深表关切。今天，我想提请安理会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关于使该地区局势降级的问题，正如报告指出的那样，我们呼吁双方积极采取真诚行动使实地紧张局势降级，包括敦促所有各方避免破坏任何宗教场所。宗教场所是弘扬正气的神圣庇护所。因此，我们谴责破坏行为，并呼吁执法机构确保迅速进行调查并将责任人绳之以法。

我们支持秘书长坚定致力于保护宗教场所，这也符合《联合国保护宗教场所行动计划》。我呼吁双方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优先注重保护宗教场所。

第二，有必要恢复对话。对话是以尽可能和平的方式达成双方共赢解决办法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必须在欧洲联盟主导下立即恢复对话，不再进一步拖延，以使该地区恢复团结。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应参与该对话。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没有在欧洲联盟主持的对话框架内举行高级别会议。

应消除对话的所有障碍。我们欢迎为确保社会更广阶层在更大程度上参与政治进程所作的努力，并鼓励妇女参与和领导这一对话。我们还支持秘书长的这一看法：如果法治得不到加强，司法机构不被视为可信、独立和公正，建立信任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我的第三点涉及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重要作用。印度尼西亚极为赞赏科索沃特派团采取多管齐下的办法，通过各种论坛、会议和建立信任项目同基层社区接触。

我们对祖宾波托克发生的涉及科索沃北部地区当局逮捕科索沃特派团工作人员的事件深感悲痛。我们欣见，正如秘书长特别代表所介绍的那样，对该事件进行了彻底的内部调查。这一事件显然违反了国际法，侵犯了联合国国际工作人员的豁免权。因此，我们敦促立即终止对两名工作人员的刑事诉讼并恢复他们的地位、特权和豁免。

我们欢迎科索沃特派团和国际伙伴正在监测的重返社会进程，并对流离失所的非多数族群成员自愿返回感到高兴。重返社会进程是朝着在该地区建立强有力和稳定的社区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最终，印度尼西亚确认，人们想要的是幸福，而不是自私。最重要的是和平，而不是仇恨。这些都是人们比邻而居的重要基础。这是科索沃特派团最终必须支持实现的目标。

最后，主席先生，我谨同其他人一道祝贺贵国代表团成功主持了安理会10月份工作。

萨巴赫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谨感谢查希尔·塔宁先生介绍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报告（S/2019/797）。我们强调，我们全力支持特别代表，并赞赏联合国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特别是第1244（1999）号决议，帮助科索沃建设机构。

我也谨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阁下和科索沃驻美国大使芙罗拉·奇塔库女士，并感谢他们的发言。

科威特国欢迎10月6日举行的议会选举。我们认为，这是一次机会，科索沃各方可藉此捍卫民主，并鼓励所有层面的讨论和整体对话。必须抓住这一机会，以便突出社会经济优先事项，加强法治、善治、司法和问责，并在欧洲联盟主导下恢复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对话。这一对话仍然是解决双方悬而未决问题的最合适框架，也是达成全面解决办法的唯一途径。

我们刚才听取了与科索沃特派团两名工作人员被逮捕和拘押有关的两起事件的调查小组得出的结论。我们重申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尊重联合国工作人员外交豁免权的重要性。同样重要的是，应将这些违约侵犯外交豁免权事件的肇事者绳之以法。我们重申保障联合国特派团工作人员中立和确保承诺支持其任务授权的重要性。

秘书长的报告提到了科索沃境内事件下落不明者问题联合工作组第四十九次会议，在该会议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指出，截至5月18日，6063人中仍有1653人失踪。我们欢迎该工作组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并赞扬科索沃政府颁布《失踪人员法》修正案，保障失踪人员家属享有保护和权利。

正如第2474（2019）号决议所指出的那样，查明失踪人员的下落极为重要。这是带来长期和解、

创造一个有利于睦邻友好关系的环境的最重要的人道主义问题之一。

我们还欢迎科索沃特派团与联合国驻科索沃国家工作队合作，并与当地和国际利益攸关方结成伙伴关系继续开展工作，以落实2018年5月举行的联合国科索沃建立信任论坛提出的联合建议，为建立多族裔间的信任提供支持。不加强法治，没有一个可信、独立以及完整的司法体系，这些努力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最后，重要的是，国际社会要继续努力，敦促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搁置其分歧，达成协商一致的公正、持久并且为双方所接受的解决方案，为该地区的和平、安全以及稳定奠定基础。

莫里科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阁下和科索沃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弗洛拉·奇塔库女士参加今天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会议。我们还赞扬秘书长特别代表兼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的详细通报。

科特迪瓦欢迎10月6日成功举行议会选举，选举有助于巩固民主，建设该国的机构。为强化这种积极势头，我国呼吁在选举中赢得胜利的政党做出必要的妥协，以期组建一个新的政府。新政府将不得不持久解决科索沃面临的诸多挑战，特别是科索沃同塞尔维亚关系正常化、科索沃各族裔的和解以及该国的经济发展。

关于科索沃同塞尔维亚关系正常化，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欧洲联盟2011年起一直调解的对话已导致双方签署32项协议。但是，我国对其中一些协议的落实进展乏陈、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延迟感到遗憾。

关于科索沃各族裔间的和解，科特迪瓦敦促该国政治当局努力缓解紧张的社会政治气氛。具体而言，我国请它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清除在科索沃设立科索沃塞族市镇团体/社团面临的障碍。此外，我国代表团呼吁早日恢复欧洲联盟主持下的谈判，为和解进程、促进人权以及解决科索沃得到国际上充分认可及其加入各种国际组织等问题营造新的势头。

关于最后一点，我国愿再次呼吁根据适用于近年来签署《中欧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的规章，彻底取消对从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进口货物征收的关税。实际上，关税壁垒不仅阻碍科索沃同塞尔维亚努力达成协议，而且也阻碍科索沃加入欧洲联盟的举措。两国达成协议也应能使塞尔维亚暂停在国际上说服那些承认科索沃独立的国家收回承认。

最后，科特迪瓦重申，支持秘书长特别代表、科索沃特派团所有工作人员、驻科索沃部队以及欧洲联盟的努力。我国呼吁国际社会为支持科索沃罗姆人、阿什卡利亚人以及埃及人的特别信托基金提供重要支助。

最后，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杰里·马特基拉大使领导的南非全体团队10月份出色地主持工作。

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我谨感谢查希尔·塔宁特别代表的通报，并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和科索沃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弗洛拉·奇塔库女士参加今天的会议。但是，我愿与其他同事一样，敬请他们今后遵守分配的发言时间。

科索沃近期的选举组织良好，展现出科索沃社会的政治成熟。尽管如此，我们谴责在科索沃塞族人社区，选举呈现出选民遭到恐吓、选择受到限制的特点。重要的是，还必须完成核实和计票程序，以防止选举结果遭到非议。我们希望新政府的组建将提供一个机会，确保妇女积极和有意义地参与。

我们鼓励科索沃下届政府继续改革进程，特别是在法治领域。我们谨感谢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在这方面不可或缺的作用。

我们深感遗憾的是，欧洲联盟主持的恢复贝尔格莱德当局同普里什蒂纳当局对话的工作没有取得进展。维护地区稳定只会让双方受益，在这方面，一项全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关系正常化协议至关重要。重要的是，双方要兑现其各项承诺，以创造一种有利于其关系正常化的氛围。单边行动和言论必须让位于妥协的精神。我们呼吁科索沃领导层和塞尔维亚领导层表现出责任感与政治意愿。在此背景下，我们再次呼吁科索沃当局取消对从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进口货物征收的关税，并呼吁双方更坚决地致力于区域一体化。

和解还需要司法正义。我们呼吁科索沃当局与各专门分庭通力合作。还必须在失踪人员问题上取得更多进展。我们呼吁双方加大合作力度，解决这个至关重要的人道主义问题。

除其它外，联合国的努力和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存在塑造了科索沃作为一个安全、稳定的民主政体的未来。我们重申，必须根据国际法规范，尊重实地联合国工作人员的豁免权。我们注意到，特别代表在其通报中提到有关5月28日事件发生后汇编的内部报告的信息。对科索沃特派团工作人员过度使用武力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呼吁跟进报告中提出的建议。科索沃特派团能够安全地履职至关重要。

最后，国际社会继续对科索沃进行投入，帮助创造有利于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关系正常化的条件。但是，创造这样的条件并且达成协议要依靠双方。

梅莱·科利法夫人（赤道几内亚）（*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翔实通报最近几个月在科索沃取得的进展。我还感谢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和科索沃驻美国大使芙罗拉·奇塔库女士的发言。

赤道几内亚代表团极为关切地注意到，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在重启谈判问题上陷入政治僵局，秘书长的报告（S/2019/797）和塔宁先生的通报都表明了这一点。除了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对话缺少进展，我们对各方的煽动性言论和挑衅行动深感遗憾，这些言行对实地局势有不利影响，并且妨碍旨在重启各方之间有效对话的倡议。同样，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在报告所述期间，各方没有在欧洲联盟协调的对话框架内举行高级别会议。我们同样感到遗憾的是，定于7月初在巴黎举行的会议被取消。在这方面，我们希望提醒双方，确保科索沃的安全和稳定需要双方致力于继续对话。因此，我们鼓励它们继续努力实现实地稳定，同时重视履行已经达成的各项协议。我们还鼓励它们利用欧洲联盟协调下的谈判，实现关系正常化。

最后，我们认为，各方必须继续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在第1244（1999）号决议以及现有各项协议的框架内行事，以通过对话找到对各方都有利的和平、持久解决办法。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再次重申，它尊重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并赞赏它继续努力促成一种包容各方的和平、政治解决办法，解决这一局势。

我们鼓励科索沃特派团继续完成其促进科索沃安全、稳定和尊重人权的目标和优先事项。同样，我们赞扬它为科索沃各族群和所有区域和国际利益攸关方提供支持，首先是努力在各个发展领域增进科索沃妇女的权能。

杜克洛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非常感谢查希尔·塔宁先生的全面通报，我们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和芙罗拉·奇塔库大使同我们一起出席会议。

秘鲁密切关注科索沃局势，尽管取得了进展，但是我们感到关切的是，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日益恶化，而我们认为，这一进程是巩固科索沃和该区域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基石。在这方面，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自各方在欧洲联盟协调下开展的对话中断以来，一年时

间很快就要过去了。我们支持国际社会在这方面的努力，但是强调重启这一进程的责任主要在于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因此，我们赞同秘书长呼吁消除妨碍对话的障碍。我们认为，征收进口关税和特别是政界的对抗性言论愈演愈烈，不利于实现这一目标。

鉴于议会选举已经完成，我们期待迅速成立政府，期待政府以建设性方式秉诚采取必要措施，恢复对话。我们重申各方根据《布鲁塞尔协定》和第1244（1999）号决议所作的承诺。关于这一进程，我们希望重申，双方公民、特别是妇女和年轻人的参与很重要。我们欣见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努力促进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以及青年与和平与安全议程，以期为它们的全面、切实执行做出贡献。这些努力有助于推动和解进程，这对于克服过去的分歧必不可少。它还要求承认文化多样性，尊重族裔、宗教和文化少数群体的权利，并保护历史和文化遗产。

在这方面，必须继续加强机构和法治，我们赞赏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和专门分庭为支持这项复杂任务发挥作用。同样，我们也愿认可科索沃特派团同联合国系统各实体相协调，在促进人权、儿童保护、族群间对话、境内流离失所者安全和有尊严的回返以及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援助方面实施的各项举措。也是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强调，为按照法律、人权以及国际协定和标准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而采取的各项举措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为5月28日涉及联合国工作人员的警方行动酿成事件感到遗憾。秘鲁重申，政府有责任尊重联合国官员的豁免权，这些官员自身有责任不偏不倚地履行职责。

最后，我们愿重申，我们认可科索沃特派团、驻科索沃部队、欧洲联盟、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以及所有致力于我们巩固科索沃可持续和平这一共同使命的国际组织所做的工作。

我们赞扬安理会主席国南非在10月份所做的高效而专业的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将以南非代表身份发言。

首先，我们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所作的通报。我还要欢迎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各自的代表来到我们中间，同我们一道出席今天的会议。

南非重申，它支持科索沃特派团为创造一个有利于妥协、和解和稳定的环境所做的重要工作。我们赞扬科索沃特派团继续同各利益攸关方接触，通过对话和旨在增强青年及妇女权能的举措，寻求建立族群间信任。我国代表团对科索沃特派团人员被捕表示关切，我们欢迎调查组作出结论并提交其报告。

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在对话问题上的持续僵局令人关切，我们呼吁双方避免可能加剧紧张和进一步加深双方分歧的行动和言论。此类行动造成实地不稳定，并破坏已经通过对话取得的成果。南非本国的历史可以证明，对于看上去难以解决的局势，沿着实现长期解决的道路前行可能并不容易，但这对区域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南非本国的经验昭示我们，如果我们不开展建设性的真诚对话，就不会获得成功。

最后，南非鼓励各方拿出灵活性并采取必要步骤，积极谋求重启对话，争取达成彼此接受的、可行的解决办法并实现双方关系正常化。这种做法不仅对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的稳定很重要，对整个区域的安全也很重要。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职责。

发言者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

在宣布休会之前，因为这是安理会10月份预定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我谨以南非代表团的名义，对安理会各位成员和安全理事会事务司团队表示诚

挚感谢，感谢他们给予我们的全部支持。这的确是很繁忙的一个月，我们在这个月里就我们职权范围内的几个重要问题达成共识。如果没有各代表团和秘书处代表、包括会议事务干事、口译员、逐字记录员以及安保人员的辛勤工作、支持和积极贡献，我们是无法单独完成这些工作的。我们还感谢各代表团在本次会议上对我们担任安理会主席所做的工作表示嘉许。在我们结束主席任期之际，我谨代表安理会祝愿联合王国代表团在11月诸事顺遂。

下午5时50分散会。